

老卢在微信上发来一张图:背对镜头的是个年轻男子,背着鼓鼓囊囊的大背包,一路风尘仆仆。面对镜头的是个五六岁的小男孩,站在离男子3米开外的乡间小路上,小脸冻得红扑扑,带着兴奋又羞怯的表情。“看到这张照片就像看到了我的小时候。”他说。

老卢是我的丈夫。四岁的时候,他的父母就离开农村老家去外地打工了,他和哥哥跟着爷爷和姑姑一起生活,他常打趣说自己是吃“百家饭”长大的。一年到头,只有过年的时候,才能见到自己的爸妈,短暂的相聚后,又是漫长的分离。老卢六岁那年夏天,他爸爸临时有事回了趟老家。在家门口的小树林里,找到了正在和伙伴一起玩耍的他。面对眼前这

个有点“陌生”的男子,他吓得不敢向前。直到被爸爸抱起来,还在懵懵懂懂地想这个叔叔是谁啊。

“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,也想到了果子和我。”老卢补充说。

如果说他是典型的农村“留守儿童”,那我们的

父亲的接力

欢欢

孩子果子现在面临的则是“单亲式育儿”。老卢是一名现役军人,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,但却如同分隔两地。他一个月只能回家两三天,也就是说一年下来,加上假期,在家的时间只有两个月左右。他平常工作的时候,是7×24小时待命;休息的时候,手机也是24小时待机,有事随时要被召回去。

生孩子之前,我已经隐隐担忧:有了孩子以后,我就得又当爹又当妈,还要兼顾工作,岂不是变身超人?果不其然,除了坐月子那一个月他休假在家,之后又恢复了半个月回家一次的节奏。一岁以前,小孩的记忆力比较短,每次老公回来的早上,孩子都不认识他,很抗拒被他抱。晚上刚跟孩子混熟一点,又要走了。一走就是半个月,下次再回来的时候,孩子又不记得他了。

作为军人家属,我早已做好自立自强的各项思想准备,结婚几年也已经锻炼出了一身独立承担家庭压力的“十八般武艺”。可有了孩子以后不一样了,孩子需要父亲的陪伴。当了妈妈以后也不一样了,总想把所有最好的都给孩子,尤其是看到别人家孩子被爸爸扛在肩头,兴奋地大笑,我又羡慕又嫉妒,还有点“恨”:恨自己没有给孩子“完整”的家,恨不得自己能一人分饰两角。

果子慢慢长大、懂事,认识爸爸了。一岁半左右,看见一家人的照片,指着照片里的人叫“爸爸”。后来,我和老卢视频聊天,他听到爸爸的声音,马上兴奋地跑过来,看见手机屏幕上的爸爸,他惊奇地又笑又叫。每当老卢休假回家,果子看见爸爸回来了,立马笑开了花,冲过去抱住爸爸不放,把我和外婆都晾在一边。



这次因为疫情,老卢已经4个多月没有回家了。居家期间,他在军营里过了集体生日,错过了果子的6岁生日、我的生日、幼儿园的线上毕业典礼。可是不管多忙,每天我们都要抽出几分钟时间给对方打个视频电话。果子又学会了不少新本领:背古诗、玩魔方、洗碗、洗袜子,每天都开心地在电话里向爸爸报告,也会生气地抱怨爸爸为什么还不回家陪他玩。

每一天,我们都在期盼着疫情早日结束,一家人能早点团圆。我也知道,老卢自己内心也承受着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,必须不停地在父亲、丈夫的角色和军人的身份之间不断地平衡、取舍——既不辱没那一身橄榄绿的忠诚,又不辜负孩子纯真殷切的目光。

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,为了人民的安居乐业,军人的工作一刻也不能松懈。当年,老卢的爸爸留下年幼的孩子,背井离乡去打工,为的是小家的衣食无忧;而现在,身为军人的老卢,牺牲照顾家庭的时间,坚守在保家卫国的岗位上,为的是千家万户的平安团圆。

那个站在乡间小路上期盼爸爸回家的小男孩长大了,他也拥有了一个小男孩:趴在窗口,透过窗玻璃,望向爸爸回来的方向。

不知道大家还有无印象,足有好几年,交响音乐、美声演唱之类忽然就不吃香了。原因也简单,是铺天盖地的流行、通俗音乐歌曲形成的巨大冲击波,把人们都吸引过去了。在这个领域最低迷倒运之时,却有这样一个从艺者,尽管一直不被人看好,依然处变不惊,依然醉心于对声乐艺术的研究和探索,这份不屈不挠、忠诚坚守,令人感动,也促使我写下此文。

这条来自四川的汉子,这位驰骋在歌剧舞台上的英勇斗士,名叫杨小勇。这些年,杨小勇无疑是歌剧和演唱会上活跃的一分子,不仅在上海,足迹遍及全国各地。电台的朋友早已在音乐栏目中频频播放他的演唱。那么他的唱到底如何?我这个人现在偶尔也胡乱哼两句,不过就是份业余爱好,说的也都是些外行话,望勿见笑。我个人觉得,他演唱过程中的流畅、活,这恐怕是大家首先能感受到的。他在台上状态很放松,很有激情和演唱欲望,这亦是他的一个特点。而我欣赏的是他对音乐的理念、音色、声音条件等只是手段和工具,是要为表述内容服务的,且不能忽略演唱的专业性,要始终有章法有规范。在这个前提下,他又强调创造性,所以他的演唱就活了。事实上,作为一个歌剧演员,难度是极大的,因为要和表演、塑造音乐挂上钩。

小勇老师我是完全理解他的,因也都是过来人,他对艺术的一份痴迷,必是他不变的内心状态。这里举个例子,像是他传奇经历的一个小插曲,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。某日,他惯常在上音院校园内闲逛,看似无所事事,实则是明确目的,就是找机会向同行老师求教、学习、解惑。那天上午,正好有一个美国音乐市场出来的策划人,正在上音院里寻觅一个男中音。走进教室,碰到的正好是教过小勇的老教师。听完访客的来意,老教师一抬头,正好瞥见杨小勇在远处与人交谈,就招呼他进了教室,让他随便唱个什么歌。才唱了两句,老外就掏出了合同书,急切地问他:愿不愿意去美国参加一场歌剧演出?就这样,第二天杨小勇就漂洋过海去排练演出了……杨小勇是把这人生插曲当作笑话来说给朋友们听的,让大家开开心心罢了,但也说明,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。更难得的是,他认真演完了,就照规矩打道回府,事情就过去了,并不怎么放在心上。换了个别人会怎么样?难说。他则是立足在脚下的土地,依然心无旁骛、心平气和地继续他钟爱的研究和实践。

我和杨小勇老师不那么熟,曾有台大拼盘的综艺演出,有二三次合作演出,可惜他唱他的,我说我的,不在同一个节目中。我印象中,他为人总是乐呵呵的,可亲,随和。他对演唱内容的认真负责,又令我觉得可敬。曾有一首歌,主办方要求他唱,他坚决回了。直到多少年之后,他有了深刻的人生体验,知道如何去表达,于是终于唱了,这首歌叫:《那就是我》。现在他越来越走红,越来越成熟,但我相信,他自觉不过是一个歌剧演员罢了,永远乐于与普通歌迷打成一片,把他们看作是自己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。写到这里,突发奇想:如有机会,为何不能真的在一个节目中合作一把?他唱,我说。两个痴迷于艺术的男人形成一个节目,挺别致地让影迷影迷老朋友高兴高兴,有何不好!



绰号和修辞手法

汪正煜

还有调皮的当场叫起别人绰号。我摆摆手说:“还是举我自己的吧。我上小学时就有绰号,同学都叫我,小狗。”台下一阵哄笑,“大家想想,这个绰号,是什么修辞手法?”学生立刻热烈讨论起来,比喻、夸张、借代、比拟……各有各看法。这时,我开始有的放矢地讲三种修辞的区别:比喻有明喻、暗喻、借喻三种。借喻会和借代混淆。两者形式上相同,其实本质属性不同。借喻,是本体和喻体有相似相像之处,而借代的本体和喻体有相关之处。“那么,我小时候长得像狗吗?没有啊!各位再想,狗的叫声是怎样的?”

天气预报里说,午后会有强对流天气,出行需携带好雨具。下班时碧空万里。虽然眼前是高楼林立的城市,头顶却像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,又像是浩瀚无垠的大海。人们有些怀疑气象预报了,这么好的天气,怎么会有雨呢?

赶出一段路,发现路面湿漉漉的,看来这里提前下过一阵雨。又过了一段路,路面却是干的。这雨下得可真局部呀,东边日出西边雨。继续往前赶,眼睛有些忙不过来了。不仅要看前方路况,还发现头顶多了一片低沉的乌云。看这天色,人们这才相信气象预报。乌云

越积越大,黑压压地像要掉下来了。机动车道上的汽车、摩托车,非机动车道上的电瓶车、自行车,都急吼吼地往前赶,想超越这片乌云。乌云似乎看穿了人们的小心思,有

夏日的雨

张勤

意要跟大家作对一番,顺着大风朝着人流的方向一路追赶。一些急脾气的雨点从乌云里挣脱出来,扑簌扑簌往下掉,虽然很稀疏,但每一滴都有豆子大小。一点两点,三点四

点,落在地上,也打在人们的脸上,一滴能晒出八瓣水花来。有的人不免抱怨起来,这乌云难道也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?时间掐得准呢,早不下晚不下,真会捣乱捉弄人哩。

五点半刚过,老天再也忍不住了,一时狂风大作,飞沙走石。紧接着大风裹挟着暴雨遮天蔽日倾盆而下,整个世界都在茫茫雨幕中了。

夏日的雨是泼辣脾气,来时迅猛,去时爽快。不到半个小时,风停雨住了,乌云也早已散开了,闷热也得到有效缓解。不少人欣喜地在朋友圈里晒着美图:一道彩虹如练,远在天边,又似触手可及……

时,在文学作品中描写人飞起来了,如学过的贺敬之的《回延安》,“身长翅膀吧脚生云”,这是比拟。

“老师,我们取绰号有没有用比拟手法的?”

“比拟,拟作什么,即拟体不出现的,所以绰号本身无法用比拟,但是我们说话时会用,比如某人讲半天还呆头呆脑,有人就嘲笑,依看伊木吧?木,用拟物手法。以后再叫他‘木头’是借喻了。”

接着,我叫大家分析班里同学绰号。那几位调皮的分析得最起劲。四眼,借代;猴子,比喻;叫“红头阿三”绰号的同学,只因为长得黑,大家觉得不好,当场讨论,改名“阳光男孩”。绰号有侮辱性的,必须剔除。也有绰号富有亲昵成分,令人经久难忘。有位女生,平时衣服穿得漂亮,同学叫她“翡翠”。我的一位女教师说话轻柔,老师们叫她“咪咪妹”。还

有位团委书记,群众关系极好,肯帮大家出主意,于是叫她“司令”。

应该知道,同一个绰号,不同场合,褒贬也不同。“赤佬”,上海话骂人的。有人能说会道,逗人喜欢,就会叫他“依只赤佬,再讲个笑话”。也有家伙凶狠异常,我们会愤怒地说,“选只赤佬玩没好下场。”“杀坏”,骂人。对坏人,会愤怒地说,“选只杀坏,吓不倒阿拉老百姓!”也有人敢于为大家出头,我们会亲昵地赞扬,“这条坏倒肯替大家讲话!”久而久之,这称呼就成绰号了!

诗云,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”看问题,关键在角度。

本人并非替绰号正名。一个人从小以来,没有绰号,没给别人取过绰号,大概不多。我初中同学姓翁,绰号“喻鼻头”。很多年后,他名字已忘,大家见面会问“喻鼻头”在啥地方啊?呜呼,绰号亦有妙用!

七夕会

小时候,我就喜欢看《骆驼祥子》……可以说,它是我人生的启蒙书,终身受益。

第二本是毛泽东著作选集乙种本。书是父亲单位里发的。虽然,那时候我家也有甲种本,但我先阅读到的是乙种本,先睹为快。很多文章当时都看了好几遍,非常认真,感觉比较精彩的句子,还用铅笔在下面画上一笔,表示是重点;虽然有些句子我似懂非懂,但是还是认真看完,甚至还把有些文章背诵出来。尤其是每篇文章结束后面的注释,我非常喜欢看,有时文章还没有看,就先去看注释,因为注释有时像小故事,好记,吸引人,长知识。我在以后学习《毛泽东选集》时,就养成了习惯,总是先看文章后面的注释,从第一条开始,从头到尾都先看个够,然后再去看文章。

第三本,就是《红岩》。这本书是我姐姐1969年5月上山下乡,在去黑龙江农垦农场临行前,从旅行包中依依不舍拿出来送我的。拿

到此书后,几乎一口气看完,至今还记得,当时读完这本书,久久不能入睡的激动心情。特务为了劝降许云峰,先请许云峰吃饭,他不吃这一套,怒斥道:“你们巧夺豪取,这些民脂民膏,都是人民的血汗。”后来在弄堂口小书摊上,看到《红岩》小人书,画上,许云峰穿着长袍,高大英俊,大义凛然,双眼炯炯有神……直至我参加工作了,似乎也有点“小权”了,就会时时想到“民脂民膏”这个成语,它时时在警示我,监督我!

从书中,我知道了革命友情、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;我也知道了狱友们在监狱的残酷斗争中,智勇双全,有时候,甚至通过唐诗来联络传递信号。从此,我爱上了唐诗,也开始读唐诗、背唐诗了。

这三本书,今天依然是我家中的典藏。虽然已经破旧了,甚至书页都有残缺,但我还是当作宝贝,常常会拿起来翻看。退休后,我又把它们重新整理好,放在我的书架上,仿佛老朋友,时时见面。

感谢它们,使我走上了学习、努力和向上之路!

三本好书

邱根发

他叫杨小勇

童自荣

雅玩